

英紫·

計劃呢？

天怒地怨，許多人都想，「胡短見，不智之舉！」他們都忘記了，使要緊的功夫，要受窮些人所不至。我且舉一個單的例子，可作證。

在渡海小輪上睡了一個計劃，這計劃就是「躲開臥舖」。

到一家飯店看，如你住一家。我家吃過飯後，從臥舖出來，在日記簿上，回到案家寶公司，如此而已。

太說說了，幸而跑進一間貨成，是蘇丹人。我不知天不賞得不得，就問他：『你到那兒去，睡位成，甜美的睡位。』

在七點十分以前到該處，包你睡入寢房。我們平日一樣吃過飯後，在七點十分以前到該處，包你睡入寢房。我們平日一樣吃過飯後，在七點十分以前到該處，包你睡入寢房。

六點三十分，巴士也來得及。一切都很順利。

車駛一件可喜的事，走出來。我們走了一輛汽車，這車到前面來，看見一男一女。那男人對我打個招呼，他的知識比太太高：『你們老朋友，很久沒有見面拜訪。這對男女，是我們的老外。』結果，我們的見面，如果說改天見，不太近人情了。結果，我們的計劃，就此打消。可見得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何必太計較呢？

有一天，我下班之
前，首先，我選定
夜前，先去逛逛兩
中，連忙將計劃對
到戲票。我打個
多戲票，祇要我們
晚飯，飯後太太忽
四走出門去，看看時

再也見不到穿蟒衣
到過年過節聯歡同樂

依次遞減，俗叫花衣，又叫
辮服。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
的官員，但是，政府官員擅演平
的時候，也許會在舞台上袍笏亮
眼部的鱗較大，由於有觸披身，
後腳的跡象，顯示在鰓去則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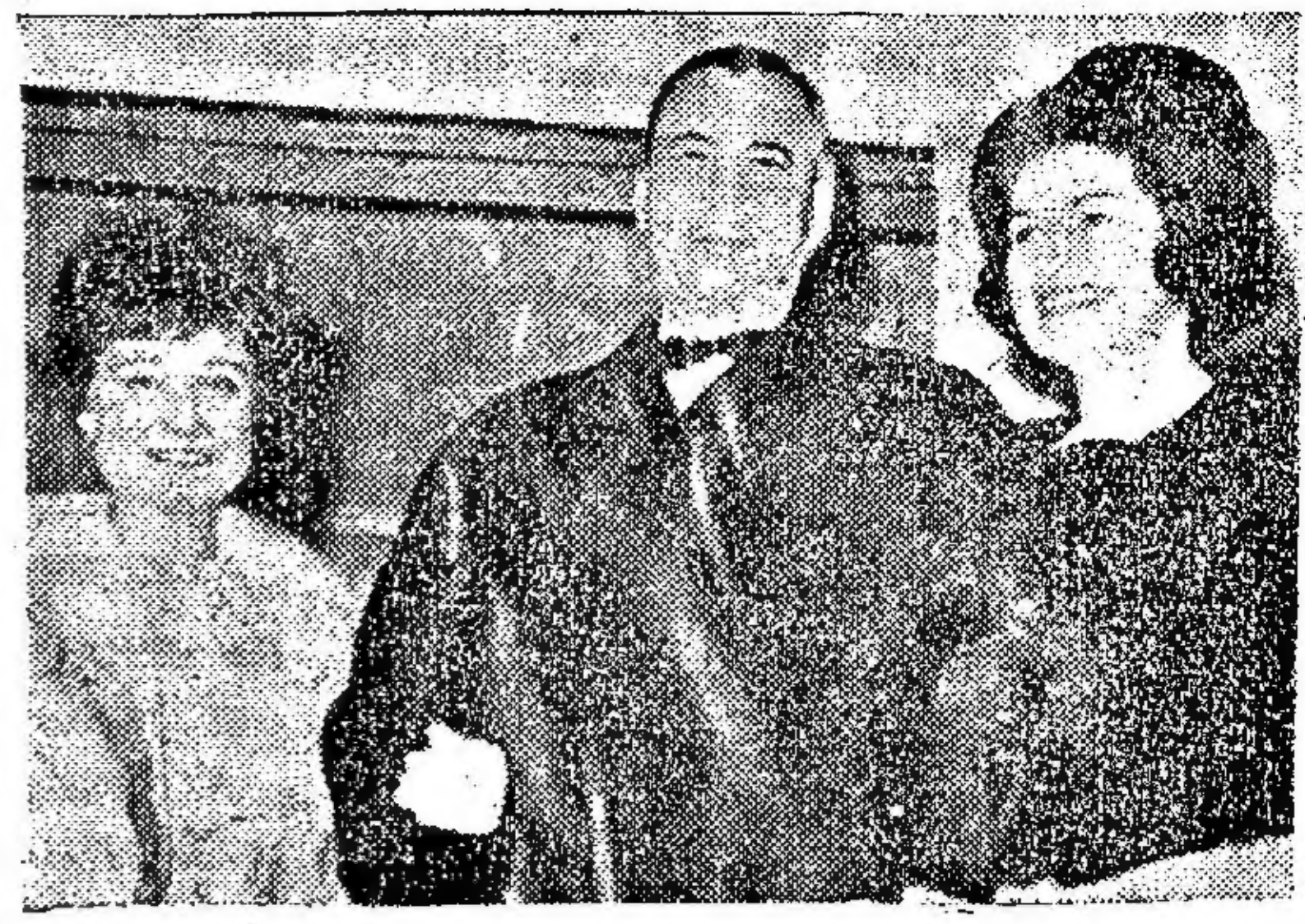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他們是兩個士兵，同時戀愛一個女人，但是來到戰場以後，又將如何？

(七)

際上，你並不瞭解她。老實說，她對我也是憎恨到了極點，所以，我認爲你也不瞭解她，

紐貞德雙親現身說法

日當



紐貞德雙親現身說法

怎麼當一白宮

謝樹紐貞德正在辦公室中工作著，他的太太李麗正，在護神員注的工作著，當電報鐘响時，紐貞太太接電話，簡答曰：「媽，我是白德。」這是她的幼子的聲音。

我正在車房取車呀，媽咪，我帶了二些朋友來，其中一個是露爾斯羅，她的兒子與魯瑪說。

她給丈夫送了午餐，他便要娶她的一位傭人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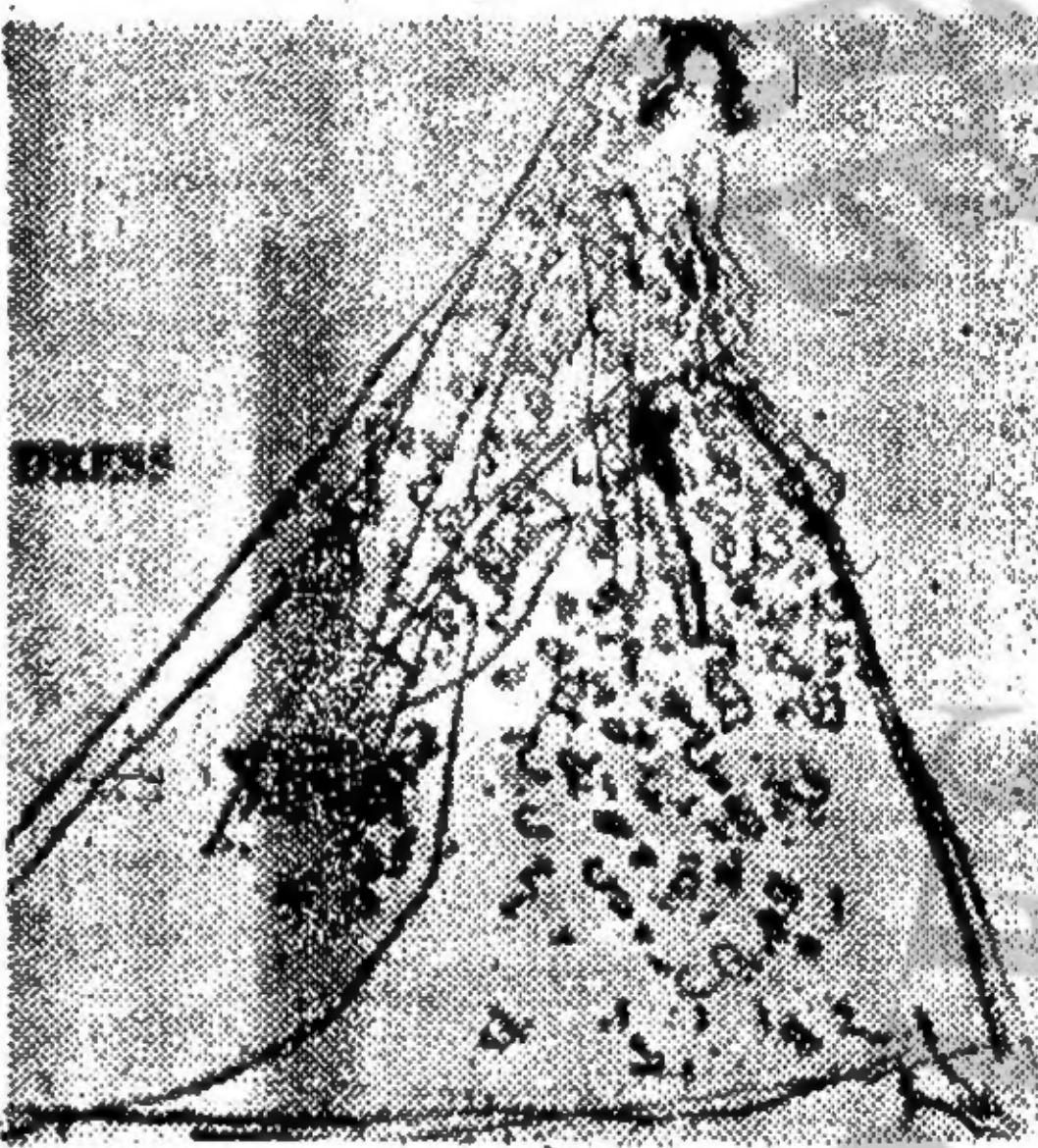
紐貞太太是一個教育者，她說他沒空留在這位傭娘的女兒了，「我要趕赴約，我買的提包不會有留在家裡的麻煩。」

紐貞太太太想了，她的英俊的兒子，能够與總統的女兒有約，真是太興奮了，同時，帶這位一位著名的嚴森小姐到他們的家裡，更是一種榮幸。

「當她正在席之中時，她的兒兄及露爾及其他兩對年青人到來了，我替你們弄些午餐吧。」這位素來好客的紐貞太太說。但這位青年年輕人只吃了一些宵飯，這就是露西第一次拜訪白魯的簡單經過。

對於露西白魯，無論白魯的關係，已經達到了一種堅固和成熟的爱情，她與白魯的關係，這是一種「一見鍾情」。

電影



就一止通 的看，而們很 答 謝 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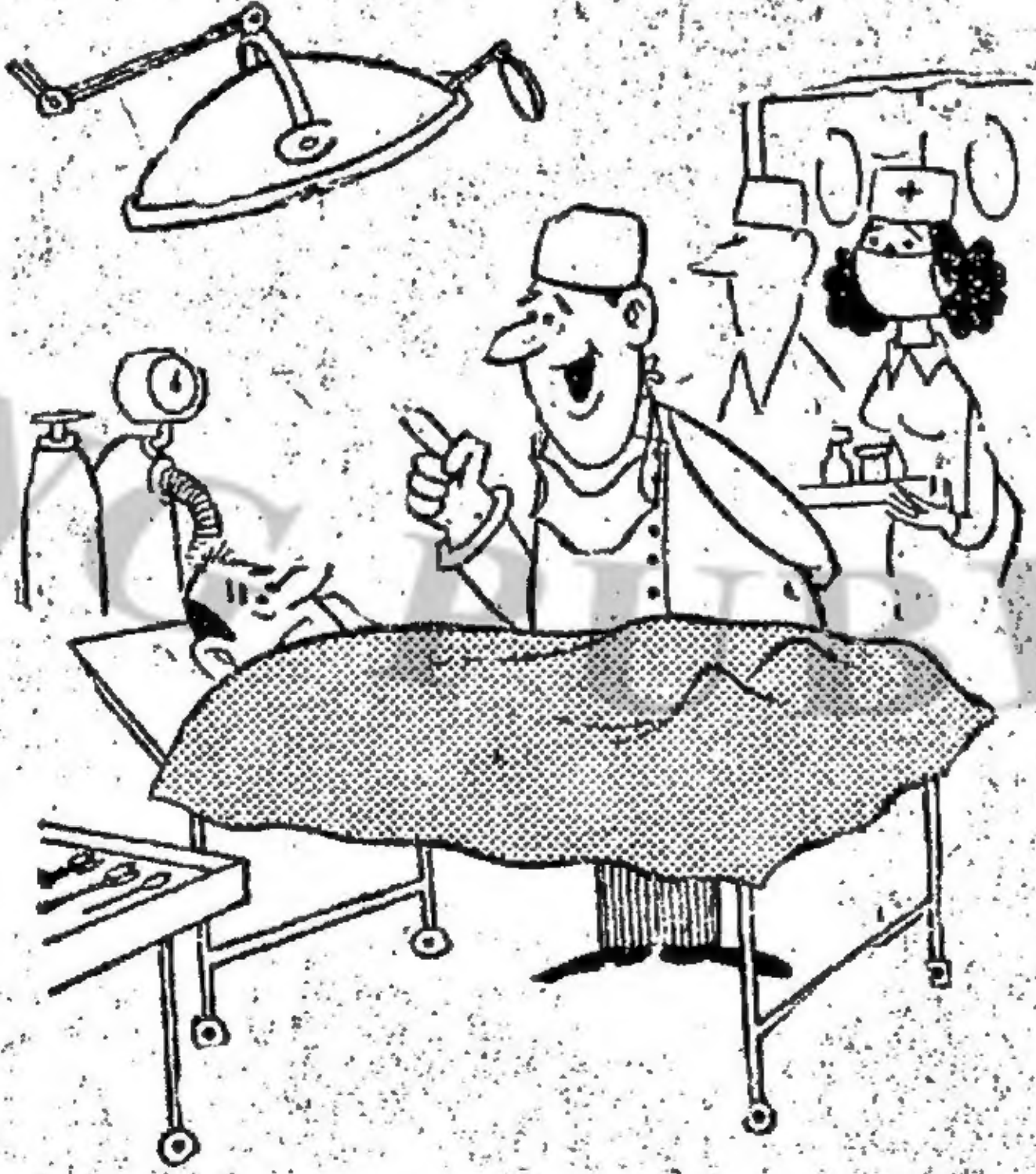
才
是
你
的
眼
睛
就
吸
了
一
些
你
是
太
愛
他
了
他
才
是
你
的
眼
睛
就
吸
了
一
些
你
是
太
愛
他
了
他

國家住在一間花園的洋房裏，而歐陽家就住在附近天津的去生活。歐陽家跟他們跑過天津的去生活，去過許多地方，如果來到省，就必定去歐陽家的問題，客家都是反對的話，那麼，妳無疑是對那個男子是眞的。五見鍾情——

在外國，有一種頗爲使我們驚奇的理論，那就是：當我們和異性「見鍾情」之前，並不一定要瞭解對方。這確是和將許多傳統的條條或舊約限制和古老的規矩，都通通廢除後。這理論某個特殊的理由，如果妳對於某個異性的特殊的感情衝動的話，妳不必經由妳的情感來決定決定。這理論無疑是挺危險的，站在這個理論上的立地多不致命。所以，所謂「一見鍾情」，在情感動之後，應立即儘之以理智，從丁解而相愛，才是正當的，不要盲目的讓感情衝動去。

◎男女之交要互見五照片
有時可以說男女之交要互見五照片，依我看來，女孩子不應該隨便把自己的照片給男孩子，這是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的。這種情形是可以開始給女性朋友下一步談戀愛。

——金夫人談



「。人病個一第的我是你！喜恭！喜恭！」

• 麒麟火 •

接着，她又說：「不料這個時候，門鎖在扭動，我的丈夫是從外面回來，他在看到了我們兩個人的情形後，勃然大怒，於是，我便又離開了。」

對於這一件事情，娜甸是感到非常不安的。不過，由於在經濟上她是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人，因此，她對於生活問題，倒是不必憂慮的。後來，他便繼續去尋求那類滿足的方式。

中氣 心跳 腦弱 失眠 心腎 胃痛 消化 頭痛 手足 腰酸 體倦 陽虛 丹田 精神 未老 機能 體弱

[illegible]

本品專治香港脚，不論新舊欠愈，流水奇癢，或乾癢皮裂者，每日早晚於患處撒佈藥粉各一次，即搽即愈，效驗如神。售價港幣十元。陸壘生中醫師港九診所診症時間內均售。或附一元郵票十枚即掛號寄上。

[illegible]

愈法

氣喘咳嗽氣管炎

風濕內源，由於肺經受病，行無阻滯。痰由肺經而生，咳由痰而生。痰涎壅盛，咳嗽不止。服藥不效，速治定喘。藥後肺氣清平，行氣上廣。可免危險之症。如久咳後，肺氣清平，行氣上廣。

胃脹過多 胃痛 胃下疳 胃弱難擲
消化不良 吞酸嘔氣

立止胃痛 根治胃病

積滯痼疾：由於飽飽不勻，宿滯滯滯，胃脘過多，胃脘下垂，胃取飲食，營養不良，消化不良，病輕難癒，遷延日久，釀成胃病。胃潰瘍及十二指腸潰瘍的症狀：胃痛、胃弱、腹脹、大便澀結，或如咖啡味，嘔吐或血。胃病難療，三天發難，特效良法，消食健胃，胃痛從此愈矣。

胃潰過多 胃痛 胃下疳 胃弱難擲
消化不良 吞酸嘔氣

立止胃痛 根治胃病

積滯痼疾：由於飽飽不勻，宿滯滯滯，胃脘過多，胃脘下垂，胃取飲食，營養不良，消化不良，病輕難癒，遷延日久，釀成胃病。胃潰瘍及十二指腸潰瘍的症狀：胃痛、胃弱、腹脹、大便澀結，或如咖啡味，嘔吐或血。胃病難療，三天發難，特效良法，消食健胃，胃痛從此愈矣。

時診

症間
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(電梯按7字)
下午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八四至八六號(即大馬路十六號)
香港一五零一室(中環市場側)單數各層(電梯按15字)
夜診九龍晚七時至九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(八號電梯按7字)

說小完天

迷雀

人志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「迷雀」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文章開頭寫道：「雀鳥，這名字聽起來，似乎很滑稽，其實不然。這是一篇關於雀鳥的志人，作者以幽默的口吻，描寫了雀鳥在都市中的生活。」

論香港左派人士如何慶祝十一

「十一」這日子，對於香港左派人士來說，是一個重要的日子。他們會如何慶祝呢？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文章從多個角度分析了香港左派人士的慶祝方式，包括集會、遊行、以及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。作者指出，雖然慶祝方式多樣，但其核心都是對社會正義和民主的呼籲。

時事評論

「時事評論」是本期的一個重要專欄，由多位知名評論員撰寫。文章內容涵蓋了當前的社會熱點、政治動態以及國際形勢。評論員們以犀利的筆觸，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。

先生

「先生」是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短篇小說。故事發生在一個動盪的年代，描寫了一位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中的心路歷程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的細膩描寫，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追求。

龍公作

「龍公作」是一個幽默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龍公的男子，他具有各種超自然的能力，但最終卻因為自己的貪婪而走向了毀滅。文章通過幽默詼諧的語言，諷刺了社會上某些人的貪婪和自私。

也先生

「也先生」是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也先生的男子，他在社會變遷中經歷了種種坎坷，但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理想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的細膩描寫，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堅韌和勇氣。

世界千天

「世界千天」是一個關於時間和空間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在一個特殊的地方，經歷了千天萬年的時間，但最終卻發現一切不過是一場夢。文章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探討，引發了讀者對生命意義的思考。

春心無寄

「春心無寄」是一個關於愛情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對一位女子的深深愛慕，但最終卻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在一起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情感的細膩描寫，展現了愛情的無奈和痛苦。

冤家路窄

「冤家路窄」是一個關於報復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在經歷了種種挫折後，決定對曾經傷害過他的人進行報復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報復過程的描寫，展現了人性的黑暗和殘忍。

等校車

「等校車」是一個關於等待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在等校車的過程中，經歷了種種變故，最終卻發現等待的意義。文章通過對等待過程的描寫，展現了生活的荒誕和無奈。

無心

「無心」是一個關於命運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在經歷了種種變故後，最終發現一切都是命中註定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命運的描寫，展現了命運的無情和殘酷。

出賣愛人換銀票

「出賣愛人換銀票」是一個關於道德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男子為了金錢而出賣了自己的愛人，最終卻因為自己的貪婪而走向了毀滅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道德淪喪的描寫，展現了金錢對人性的扭曲。

魚潭奇觀

「魚潭奇觀」是一個關於自然現象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個神秘的魚潭，潭中發生了一系列令人驚異的事情。文章通過對魚潭奇觀的描寫，展現了大自然的奧秘和神奇。

龍公作

「龍公作」是一個幽默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龍公的男子，他具有各種超自然的能力，但最終卻因為自己的貪婪而走向了毀滅。文章通過幽默詼諧的語言，諷刺了社會上某些人的貪婪和自私。

也先生

「也先生」是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也先生的男子，他在社會變遷中經歷了種種坎坷，但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理想。文章通過對主人公的細膩描寫，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堅韌和勇氣。

于素秋定期作環遊世界

「于素秋定期作環遊世界」是一個關於旅遊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于素秋的女子，她定期環遊世界，經歷了種種冒險。文章通過對于素秋旅遊經歷的描寫，展現了世界的廣闊和精彩。



維娜莉絲

「維娜莉絲」是一個關於電影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維娜莉絲的女子，她是一位著名的電影明星，但最終卻因為自己的名氣而走向了毀滅。文章通過對維娜莉絲電影生涯的描寫，展現了名利的虛幻和危險。



歐陽莎菲因何暈倒

「歐陽莎菲因何暈倒」是一個關於健康的短篇小說。故事描寫了一位名叫歐陽莎菲的女子，她因為過度勞累而暈倒，最終卻發現暈倒的原因。文章通過對歐陽莎菲暈倒原因的描寫，提醒讀者要注意身體健康。



報晚商工



足球聯賽今續演兩仗

港會出拼九巴

警察遭遇陸軍



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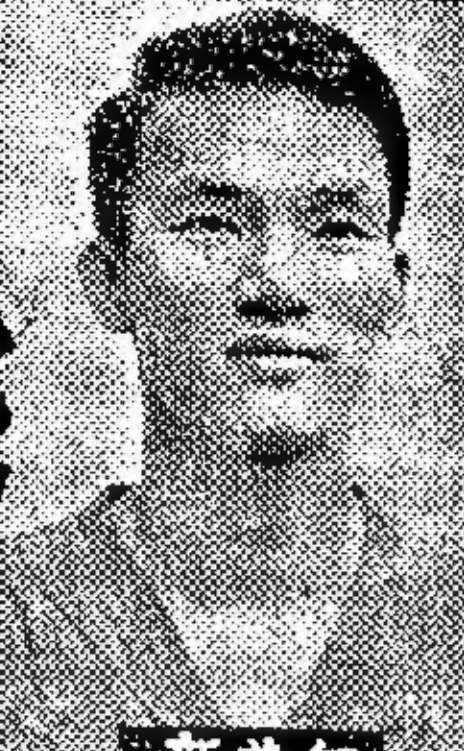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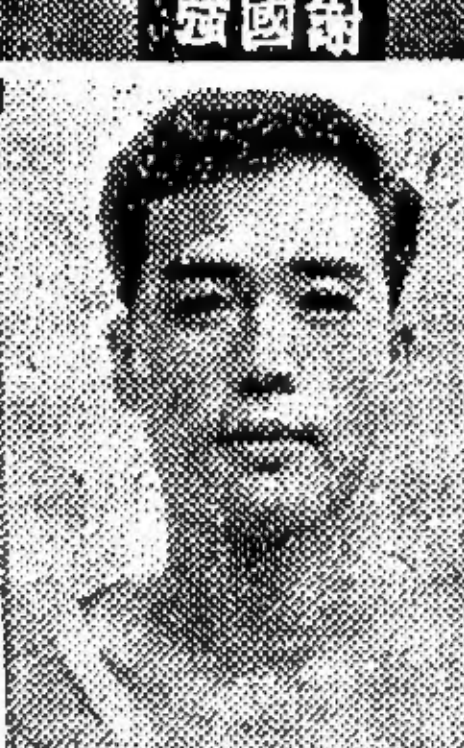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足球聯賽今日共有兩場，分在九巴兩地演，香港會與九巴，花籃隊與警察隊，兩場比賽，都是下午五時十五分開戰，警察隊實力上均有極大距離，戰事平穩，過程一定不會精彩了。技術高超的九巴隊，應能輕鬆勝利。

陸軍實力雖不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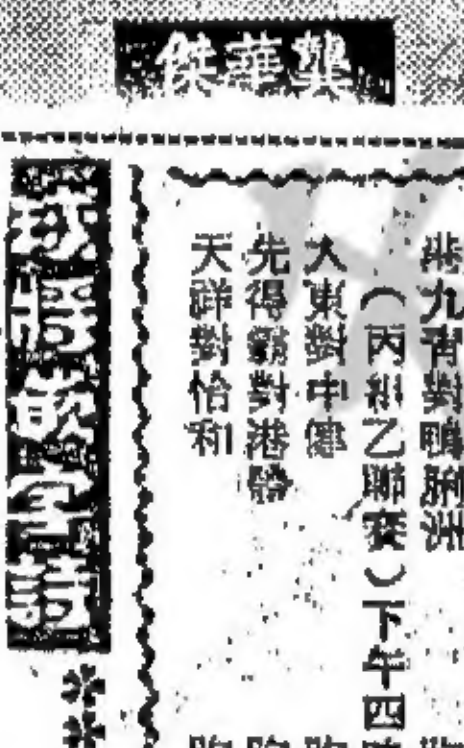
警察亦不能輕敵



新義何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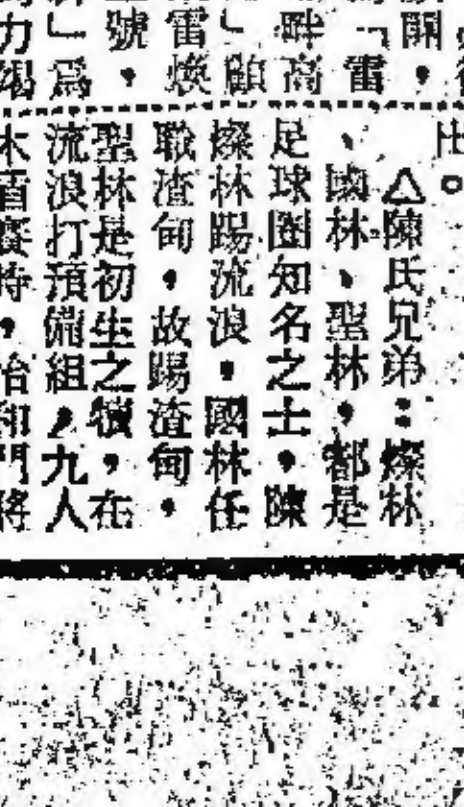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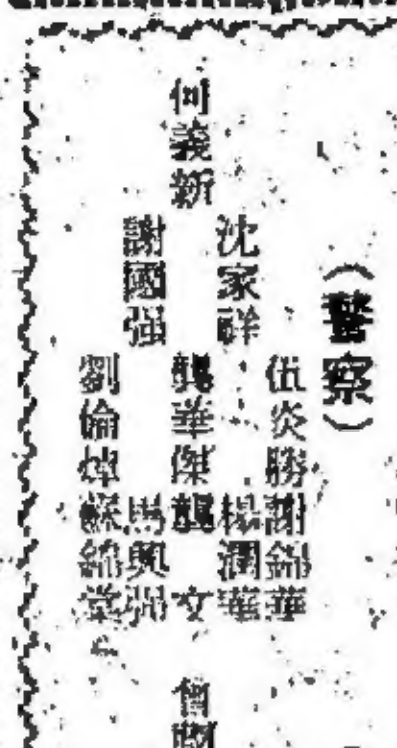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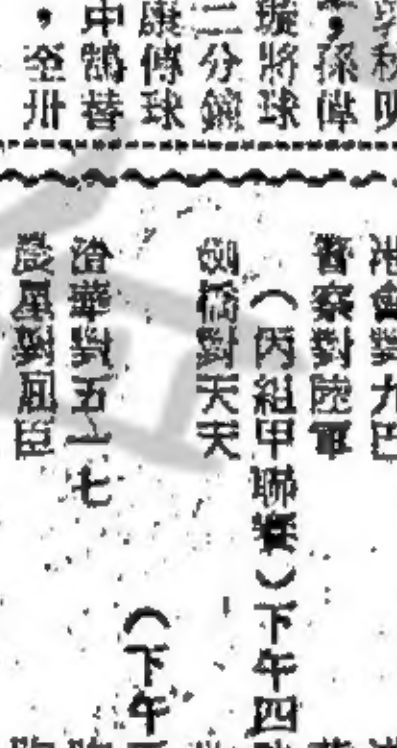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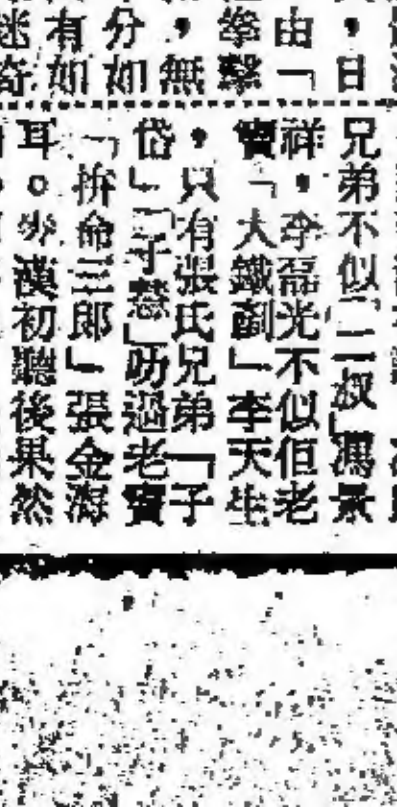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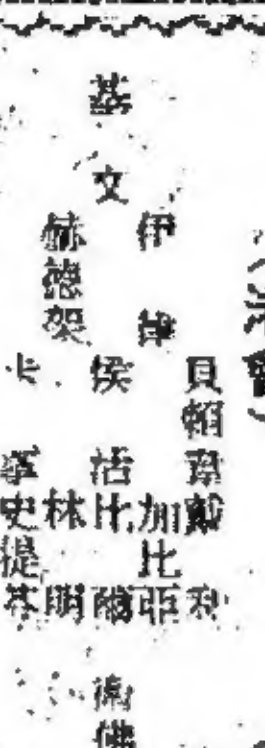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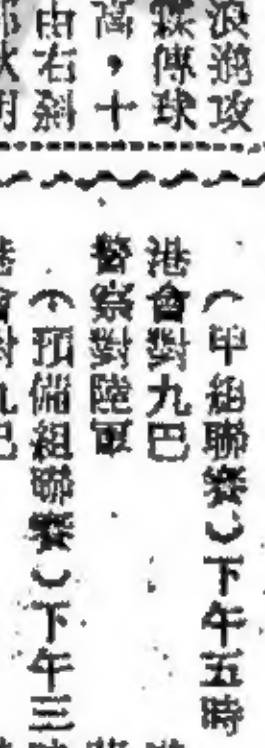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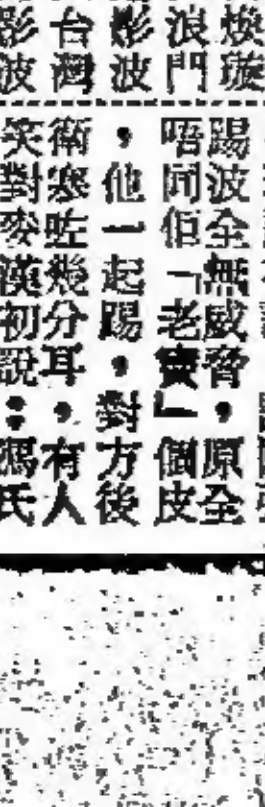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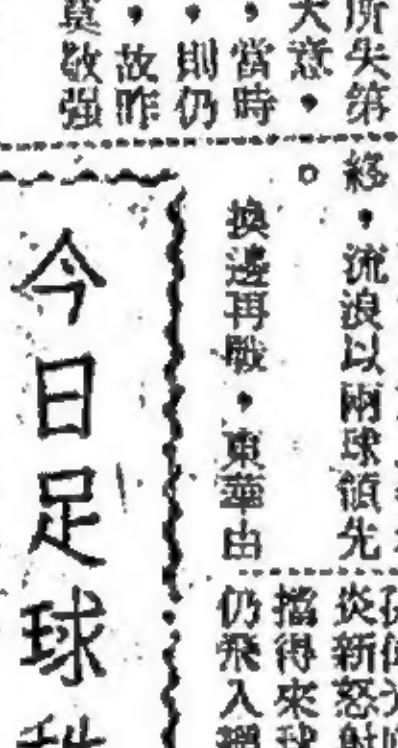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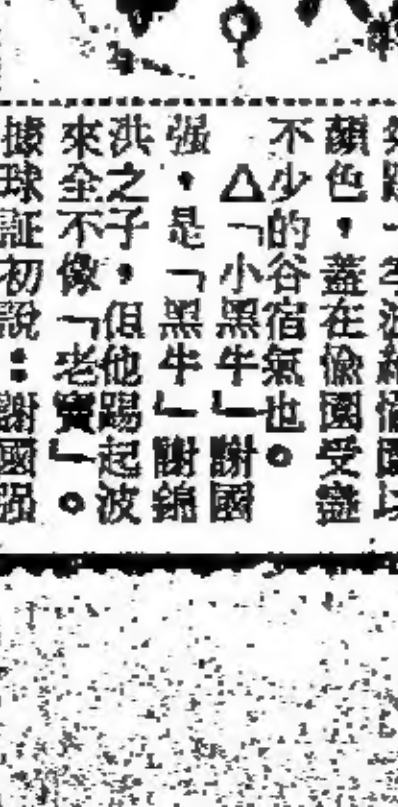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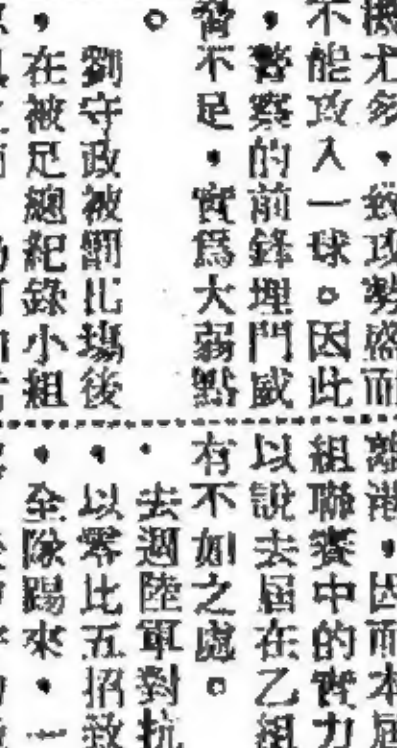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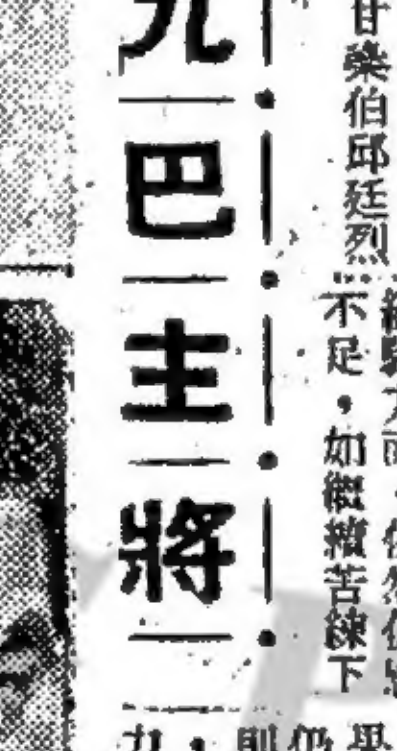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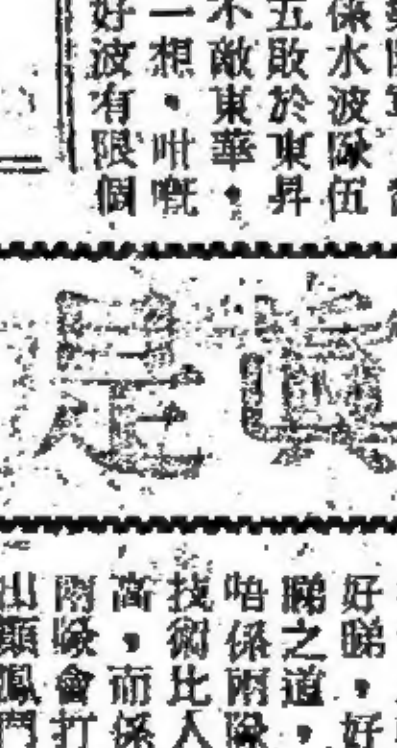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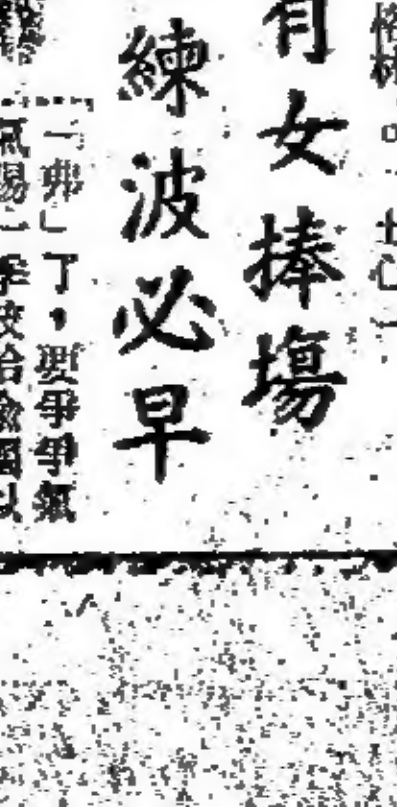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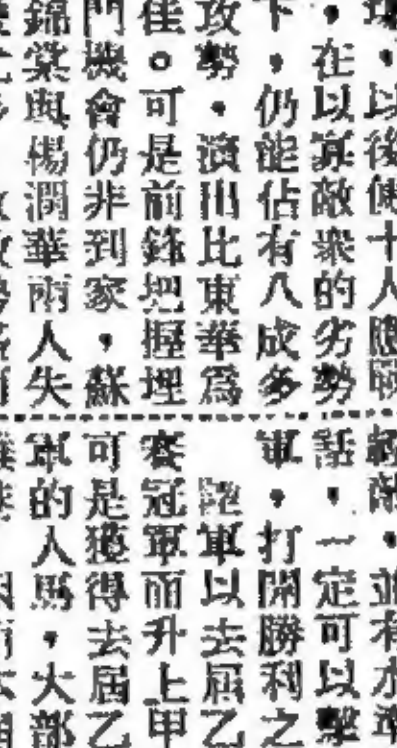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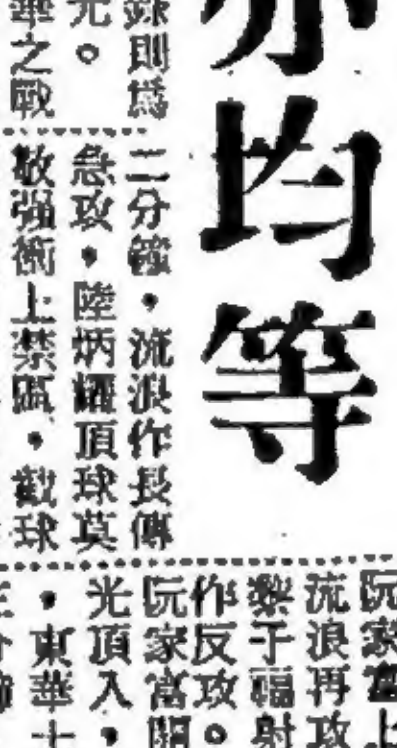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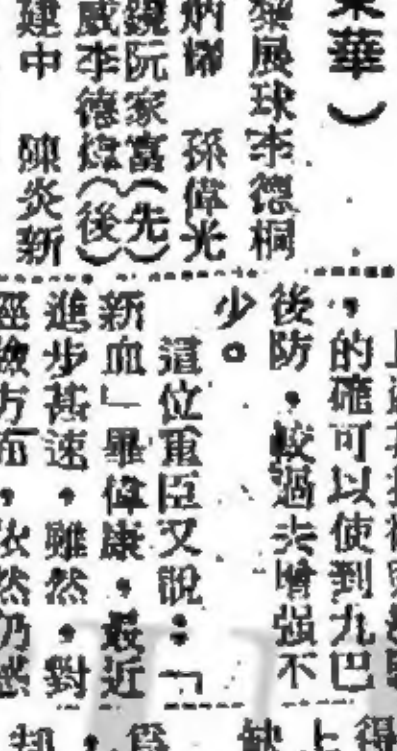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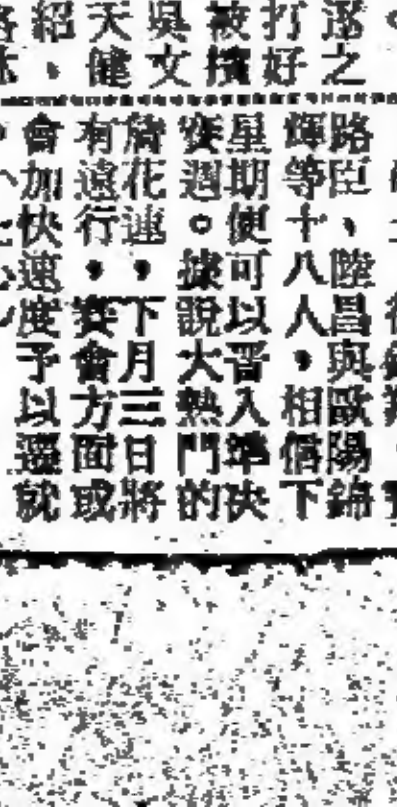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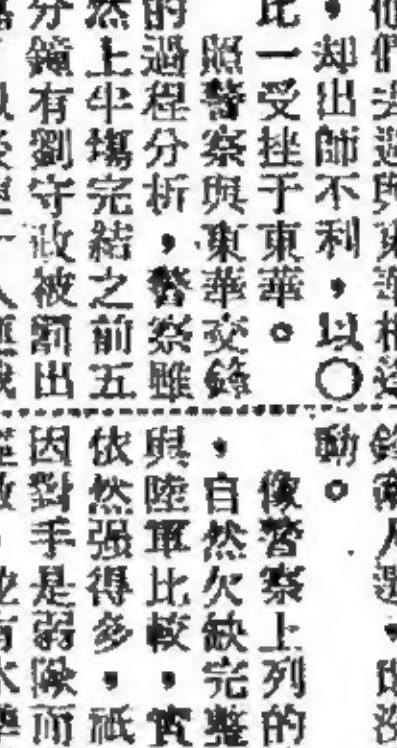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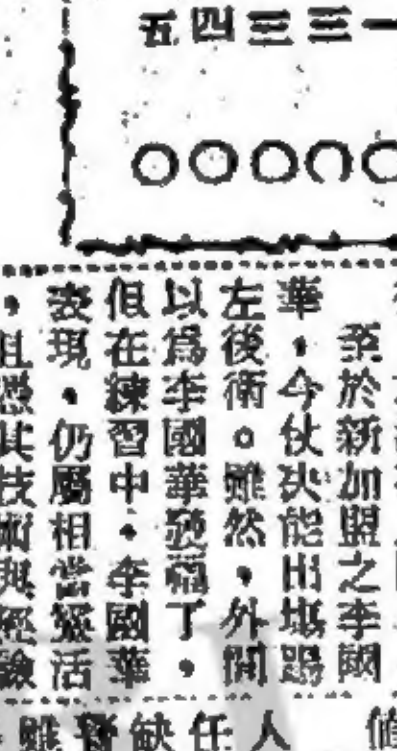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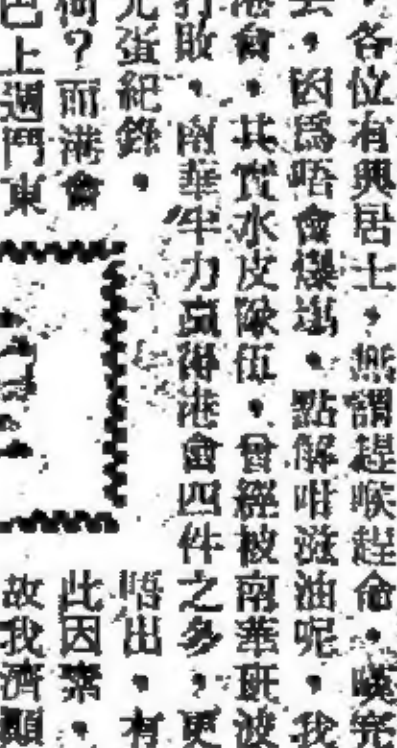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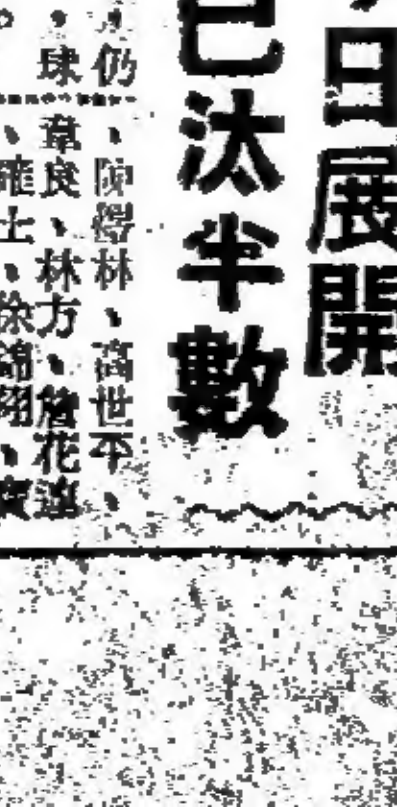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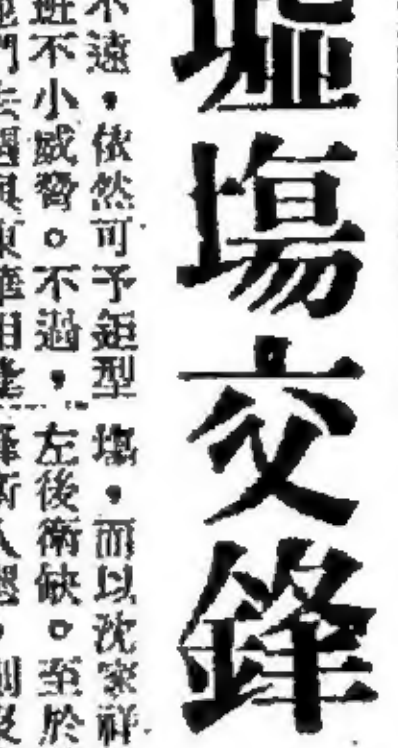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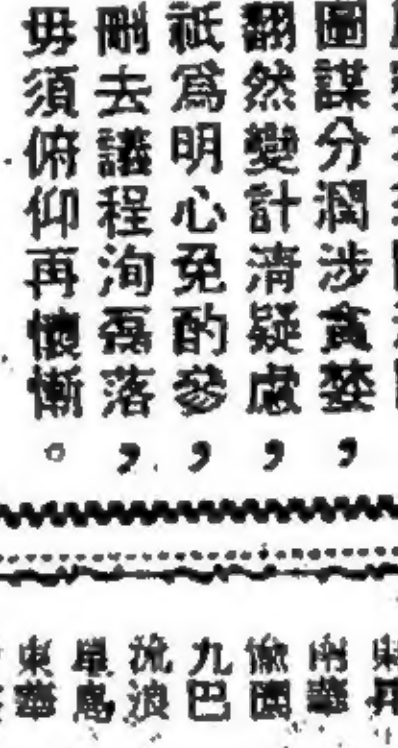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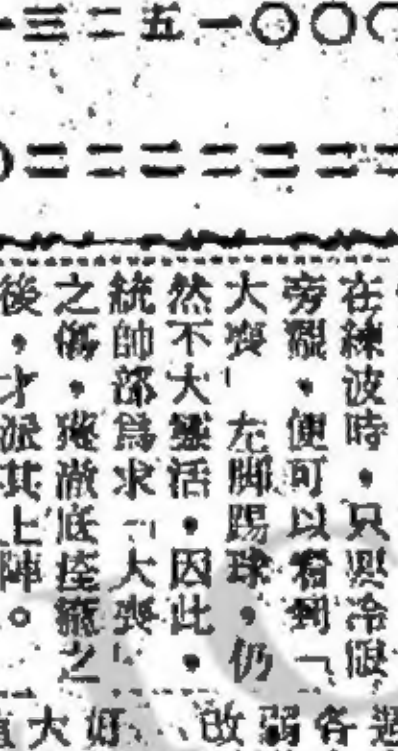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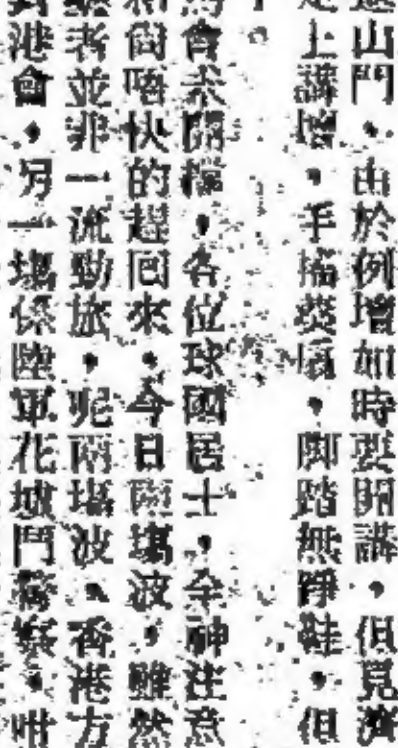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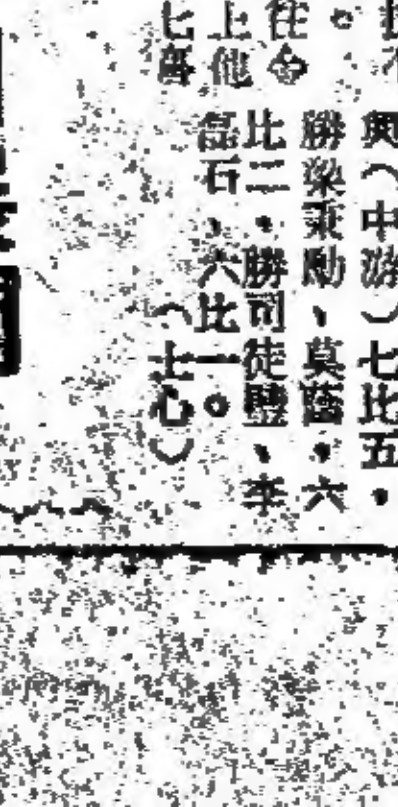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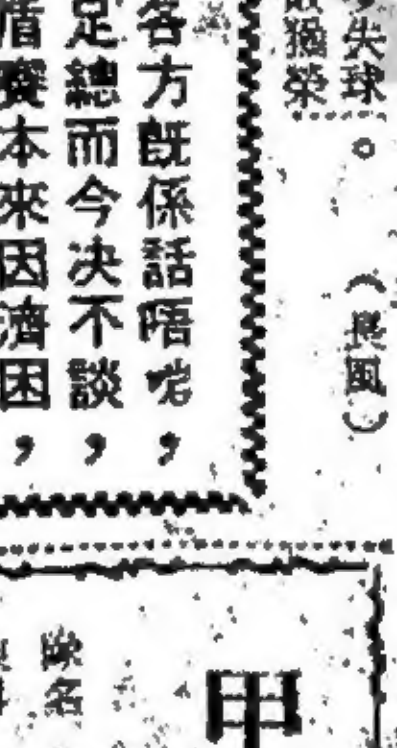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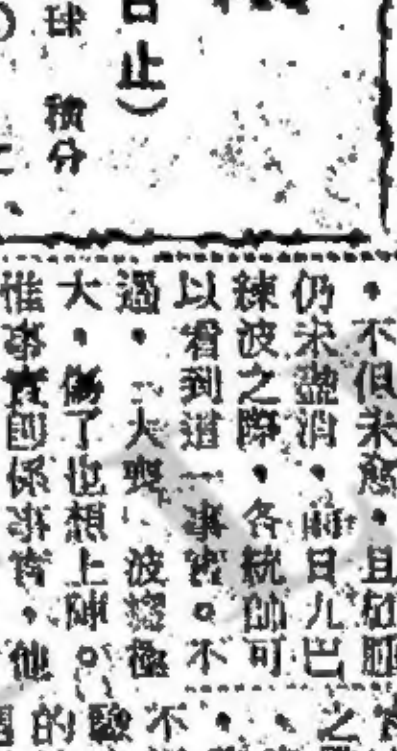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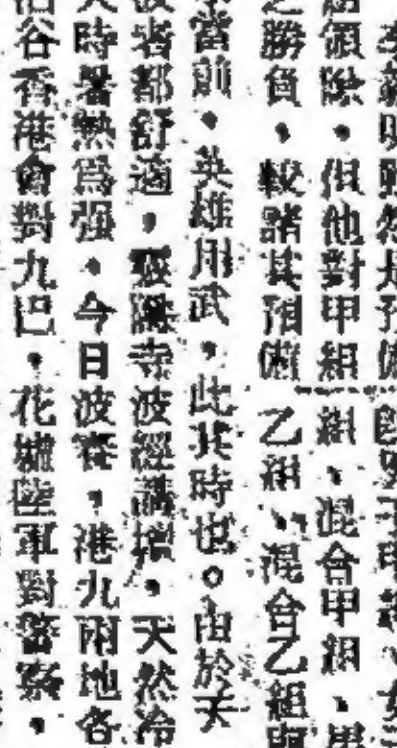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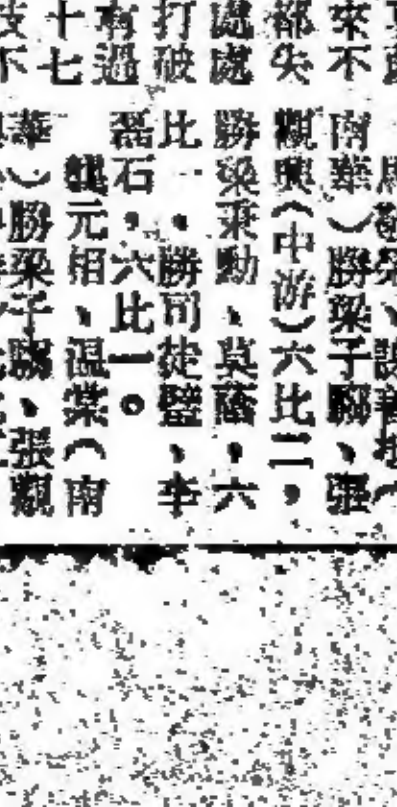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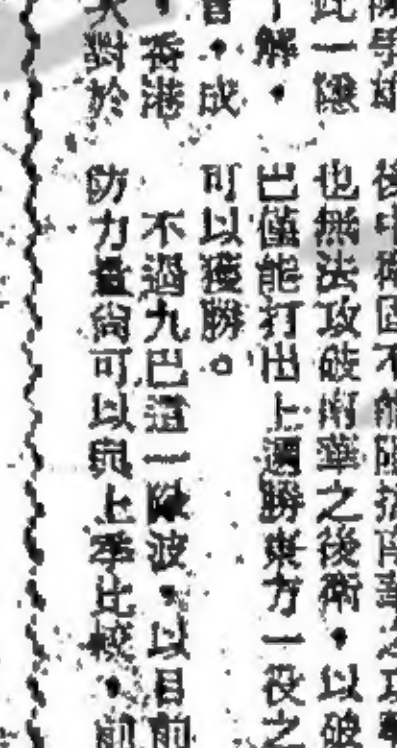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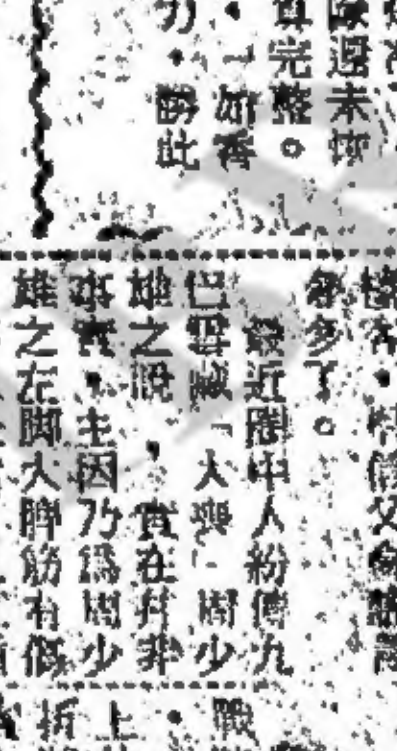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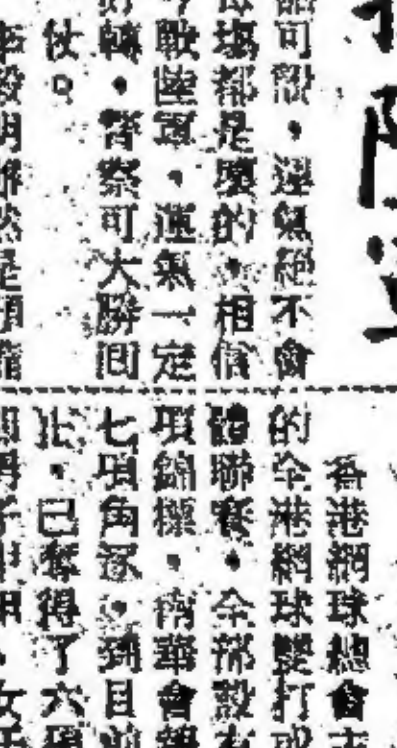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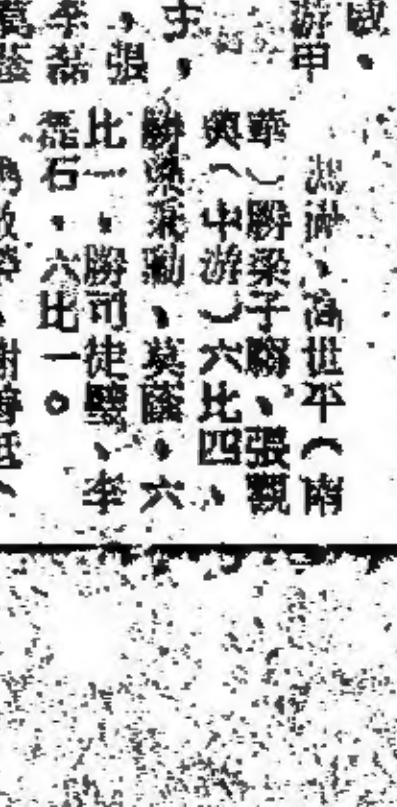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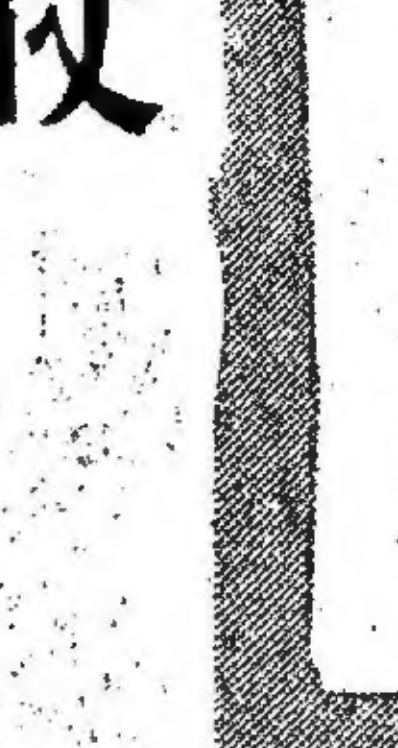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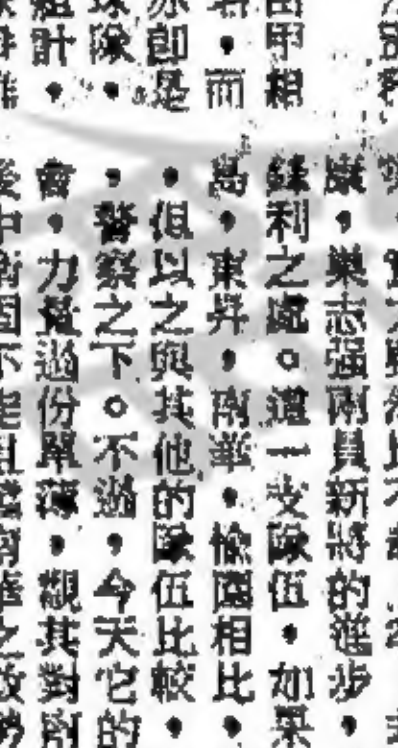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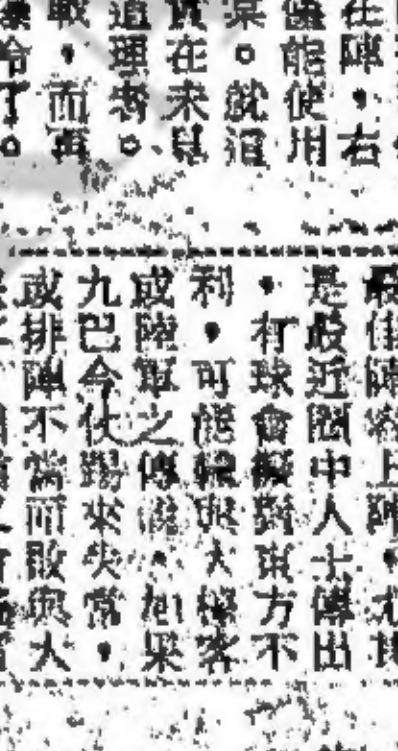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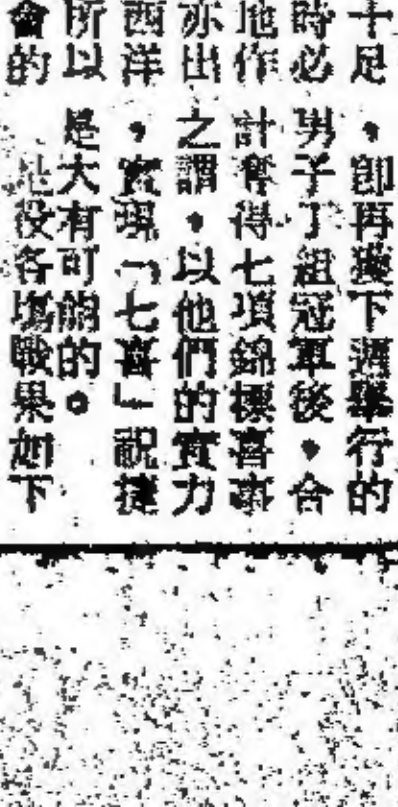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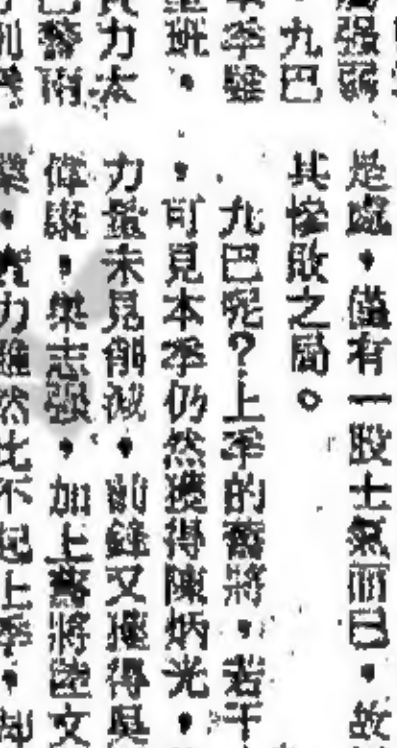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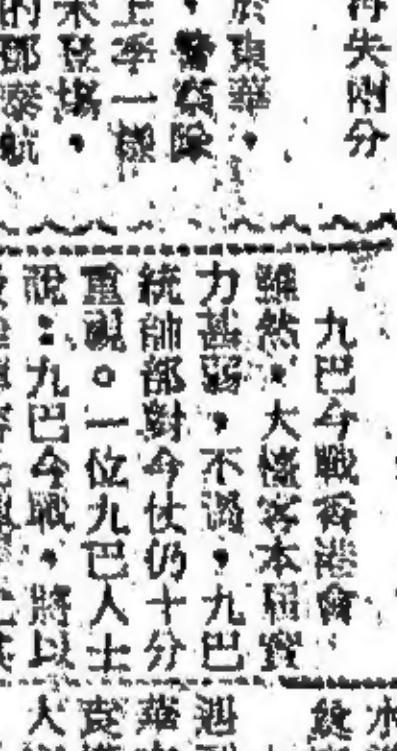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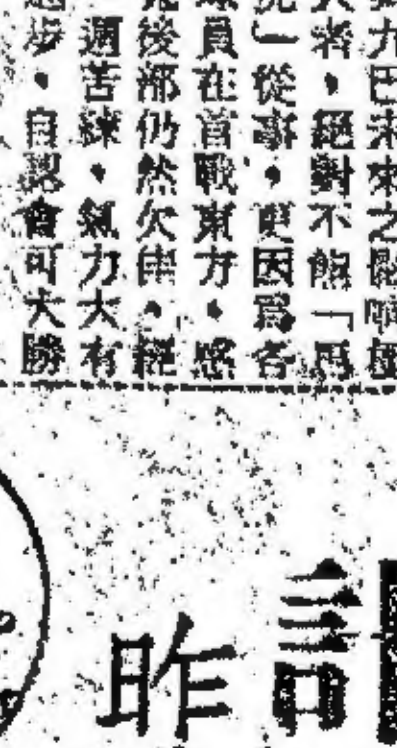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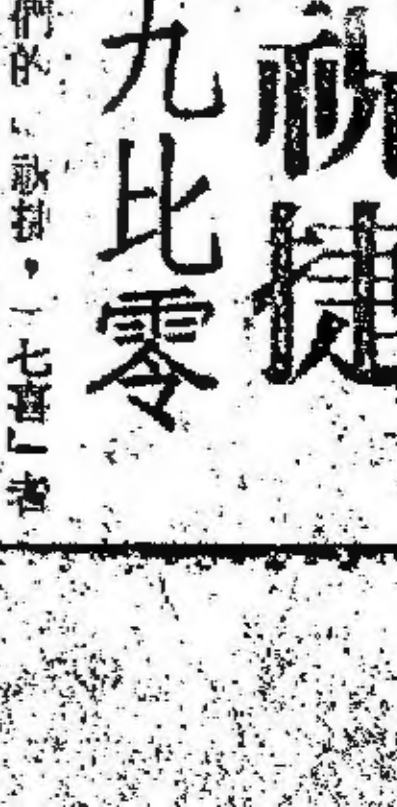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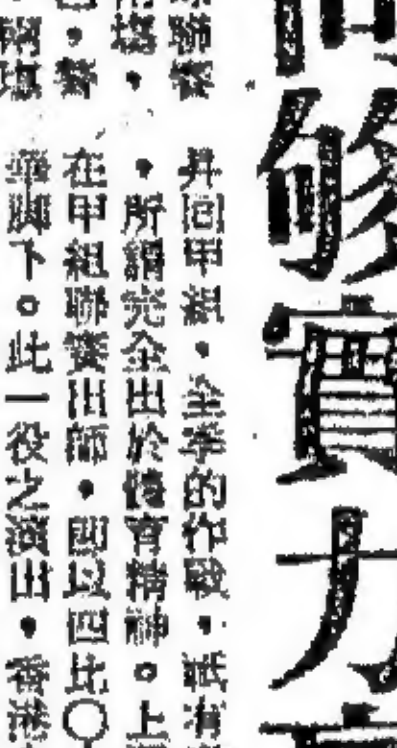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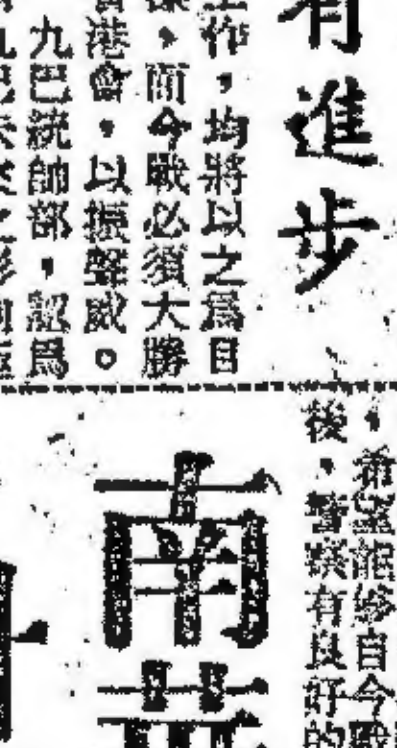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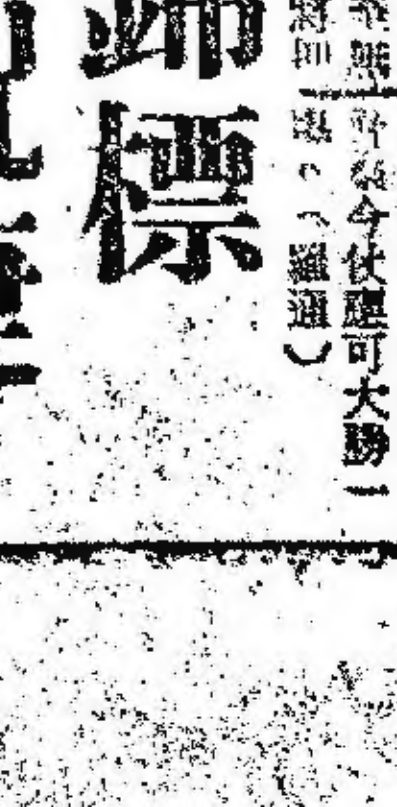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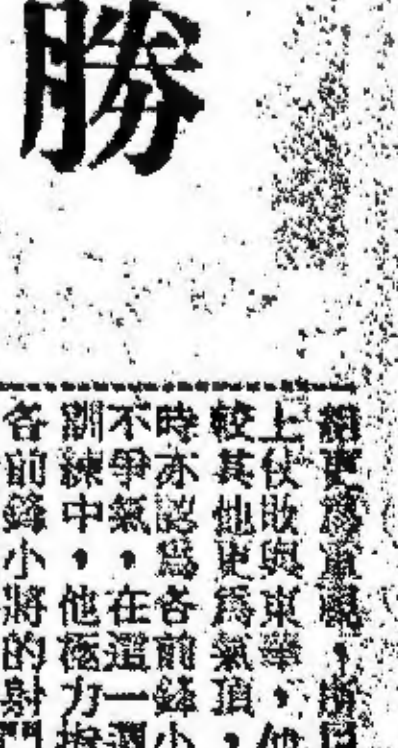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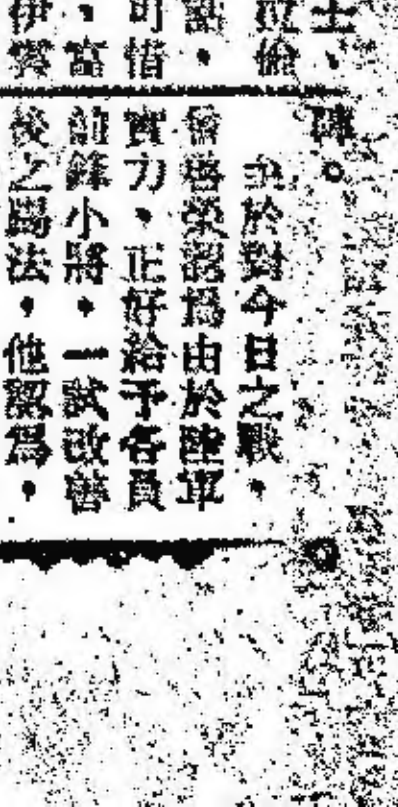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



陸國倫